

梁實秋編

約

翰

孫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印行

序

讀過馬考萊的約翰孫論的人大概對於約翰孫沒有不留一深刻印象的。讀過包斯威爾的約翰孫傳的人大概對於約翰孫都要發生強烈的愛慕了。至少我敢說我個人是如此的。『十八世紀』這個名詞往往有含着『冷酷』『愚頑』『守舊』等等意義的嫌疑，但是我愈研究英國十八世紀的文學，我愈感覺十八世紀是極豐富有趣的時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殊情形，但是主要的人性是大致不變的，所以我們若以無偏見的態度去研究一時代的文學，這種研究永遠是有興味的工作。約翰孫是英國文學上一個劃時代的人物，所以當然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對象。

上海世界書局前幾年出版的英國文學A B C 上冊第六十三頁上有這樣

的一段——「他的作品，——極少數的幾種作品——可沒有一種稱得起偉大。大字典是他生平的大事業，實際用着生字來註熟字，是一部不能適用的書。他的散文，喜歡用排句，因此只覺得空疏無物，引不起讀者的想像。只有晚年的一部英國詩人生活比較的少些毛病……」後來這位英國文學 A B C 的作者，在三卷三號真美善雜誌上一段通信裏又有這樣的一句話——『約翰孫……雖可以算是文藝界一代的英雄，可是我們隔了二百多年的人們去研究他有什麼益處嗎？』這態度荒謬極了！我想抱這態度的人還不只一個。約翰孫的作品是否『極少數的？』這是事實問題，不容胡說。有沒有『一種稱得起偉大，』這問題也要在研究過他的作品之後纔可論斷。大字典的內容如何，事實上在英國『適用』了多少年，這也是事實問題，不是沒見過原書的人所能臆斷的。約翰孫與我們隔了二百年，這誠然不錯，然而為什麼研究他便沒『益處』呢？這簡直是冥頑！

因此，我覺得約翰孫有介紹的必要。這是我寫這本小書的最初的動機。這本

小書遷延到如今纔寫成的緣故是因為手頭的參攷用書太缺乏。現在仍嫌簡陋，修正補充只得俟諸異日了。

我注意的是關於約翰孫的事實，我的目的是要忠實的介紹約翰孫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所以我極力要避免主觀的批評。讀者若覺得我對於約翰孫的讚美多於指責，那也許是私人嗜好之不自覺的流露，要請讀者原諒的。約翰孫的軼事極多，我故意的略去不寫，因為包斯威爾的約翰孫傳就是一大串的軼事，是愛好文學的所必須要讀的一部作品，所以我無須掛一漏萬的割取了。

廿一年五月四日國立青島大學，

梁實秋。

目錄

第一章 約翰孫傳略.....	一
第二章 約翰孫作品述要.....	一七
第三章 約翰孫的文學批評.....	四二
第四章 包斯威爾的約翰孫傳.....	七九
參攷書舉要.....	八五

約翰孫

第一章

約翰孫傳略

珊穆爾約翰孫 (Samuel Johnson) 於一七〇九年九月十八日生於英國利赤菲 (Lichfield)。他的家世不詳，約翰孫自己說過：『我不大知道我的祖父是誰。』他的父親邁克爾 (Michael) 約翰孫原是德貝縣 (Derbyshire) 人氏，生於一六五六年，大約是於一六八一年間遷到利赤菲開設書肆。邁克爾的身軀魁梧，但是性格憂鬱，他營業很勤，除了經理書肆之外，還擇集日到隣鎮售書。他精通拉丁，得充利赤菲長官之一，他薄有積蓄，因投資造紙事業失敗，大部喪失。在政治宗教方面

他都是一個極端保守派。約翰孫的母親 Sarah Ford 生自富農之家，於一七〇六年與邁克爾結婚，生有二子，長子即珊穆爾，次子 Nathanael 於廿五歲時死。

約翰孫不但是秉有憂鬱病的遺傳，他還有許多的身體上的缺憾，他差不多瞎了一隻眼，剩下的一隻也是極患近視，他的皮膚患有瘻瘍，雖經安皇后的撫摩而亦不能消除，他的體格是強健的，但是他的動作很怪僻。這種種幼年時的現象，後來愈變本加厲，使得他成為一個現實的卡利奔（Caliban）。但他是一個早熟的孩子，他特別的強於記憶力。三歲的時候他已開始讀書，有一天他的母親指出祈禱書裏的一段命他誦習，她纔走上了樓，他已經背誦得歷歷不爽。

約翰孫最初到女教師奧利佛的私塾讀書，後來約翰孫到牛津大學去的時候，奧利佛送他一塊薑餅，說他是最好的學生。約翰孫的第二個教師是湯姆白朗，據說是一部英文拼音的作者。最初教他拉丁文的是利赤菲學校講師霍金斯，兩年後由該校校長亨脫教授。亨脫極嚴，常打約翰孫，但是約翰孫因此養成了拉丁

學者的根基。約翰孫生性懶惰，但一經努力，便勤奮過人。他待人寬厚，備受同學的敬愛，清晨時常常有三個學生來接他上學。他騎在一個人的背上，兩傍有人扶着。因此他益知自勉，博聞強記，有一次有人讀一首十八節的詩給他聽，他聽過之後立刻就能背誦出來，只錯了一行，但是那一行勝過原作。他因為近視，所以對於遊戲是從不參加的。

約翰孫十五歲時移 Stourbridge 學校，校長爲溫特渥茲，在這學校裏，他做溫特渥茲的助手，同時也受他的教益不少。他住了一年多，回到家裏，足足閒了兩年，也許是幫助他的父親經營書肆。在學校這幾年，他已經表現出他的文學天才，翻譯過不少的魏吉爾何瑞思的詩。在家閒居的兩年，他看書甚多，他讀書是沒有系統的，但是他能整部整部的吞下去，在數量上在速度上都是極可觀的。他疑心父親店裏書架後面藏着蘋果，便爬上去搜尋，結果沒有搜着蘋果，發見了一部皮特拉克 (Petrarch) 便坐下一氣讀了大半部。這樣的涉獵兩年，約翰孫的學問

猛進。

約翰孫於一七二八年十月卅一日入了牛津大學的潘伯婁克學院，時年十九歲。他到牛津，究竟是受了誰的資助，此點尚不甚明瞭，不過他父親不見得有力量供給他，是無疑的。他父親陪送他到了牛津，會見了他的導師姚爾丹，他談話中忽然引用了 *Macrobius* 的拉丁句子，闔座大驚。他很愛慕姚爾丹的人品，但不佩服他的才學。他依了姚爾丹的意思，在聖誕節譯了蒲伯的『*Messiah*』爲拉丁文，從此名滿全校。（這一篇譯文後於一七三一年被他父親發表在一本詩選裏。）

一七二九年乘假期之便歸返利赤菲，約翰孫的憂鬱病轉劇。約翰孫強做激烈運動，但仍不能驅除病魔。同時他的家境日寒，有人看他衣裳襤襤，在他門前放一雙新鞋，他憤怒的踢開了。他雖然貧病交加，但他的心情仍是高傲強硬的。當初允許資助他的人，現在不資助了，他父親的事業也瀕於破產了，於是他在一七三一年秋間愴然離校，在牛津計共三年餘，未得學位，時年二十二歲。

約翰孫離校歸家，是年十二月父死。除了二十鎊的遺產以外，約翰孫可以說是一貧如洗了。翌年他應 Market-Bosworth 學校之聘爲助教，但他不久就厭棄而去。他的朋友海克脫 (Hector) 正在白明罕行醫，招他前去。他去了半年之後，一七三三年六月，他自己賃屋在白明罕居住。在這時候他結識了鮑特 (Porter) 後來他娶了鮑特的寡妻。約翰孫這時候鬻文爲生，很是貧苦，開始節譯航遊阿比新尼亞記，因懶病中輟，幸賴海克脫的幫助，由約翰孫口譯，海克脫筆述，始底於成，於一七三五年出版，約翰孫得稿費五幾尼。

一七三四年約翰孫回到利赤菲，是年八月，刊行編印 *Politian* 拉丁詩集緣起，徵求預約，但應徵者少，事遂寢。他的弟弟繼續父業，仍設書肆於利赤菲。是年底，約翰孫又回到白明罕，於十一月廿五日致書倫敦紳士雜誌編者凱甫 (Cave)，從此和凱甫發生長久的關係。

鮑特夫人於一七三四年守寡，於一七三五年七月九日與約翰孫結婚。兩人

的年紀差得很遠，約翰孫纔二十六歲，鮑特夫人已經四十六歲了。鮑特夫人是極胖的一個女人，肥頭大耳，塗着過量的粉脂，舉止言談均極矯飾。約翰孫更是一個臃腫乖僻的男人。但是兩人終於結婚，相親相愛，始終不渝。

約翰孫夫人有八百鎊的資本，這對於約翰孫是正有用的。一七三六年紳士雜誌上發現了一段廣告：

『珊穆爾約翰孫傳授希臘拉丁文字，招收青年男生，膳宿俱備，地點在利赤菲附近之伊戴爾。』

這私塾的開辦費，大概就是出自約翰孫夫人了。但是來的學生很少，最初只有三個，著名的演員大衛加立克是其中之一。頂多的時候也不過八個人。約翰孫也不是一個適於教授初學的塾師，並且他的怪僻的行動只是引得學生訕笑而不能贏得他們的敬愛。過了一年半便不能不宣布解散了。約翰孫偕同加立克持着瓦姆斯烈 (Gilbert Walmesley) 一封介紹信，帶着一部未完的愛琳的劇稿，口袋裏有一

兩個半辯士，昂然到倫敦去。時一七三七年三月間。

瓦姆斯烈的介紹信是介紹加立克入珂爾孫的學校，信裏附帶着介紹『一個珊穆爾約翰孫』。約翰孫到倫敦後沒有得到珂爾孫的任何幫助，獨立的在茫茫人海的倫敦尋覓他的出路。

約翰孫到倫敦之後的生活，不消說是很艱苦的，他一方面沒有貴族富豪的資助，一方面也無從得到羣衆的欣賞。他的劇本愛琳被皇家劇院拒絕了，書肆的經理看他的身體粗大竟勸他去做腳行。一七三八年三月，約翰孫投拉丁詩一首給紳士雜誌，於是約翰孫開始和凱甫發生關係，賴以維持生活。約翰孫擔任議院辯論一欄，還做其他翻譯改稿等雜項工作。約翰孫的第一件作品使他贏得好評的是倫敦一詩。由這一首詩約翰孫得到了蒲伯的賞識。約翰孫想要做一名年薪

六十鎊的教員，但是沒有「碩士」的頭銜，牛津大學不肯把這學位贈送給他。蒲伯特意幫助他向都柏林大學請求，但是結果亦未成功。因了學位的缺乏，約翰孫不但做不成教員，律師的職務也不能擔任。

貧窮的文人生涯並不曾銷磨了約翰孫的志氣。書賈奧斯邦斥責約翰孫的懶惰，約翰孫拾起一部大書把他擊倒。約翰孫永遠是高傲的。約翰孫這時結識的薩維芝和約翰孫是一樣的潦倒怪僻。薩維芝的狂慢過於約翰孫，但是約翰孫對他十分的同情。一七四四年約翰孫的薩維芝傳出版。這部傳寫得極其熱烈動人，是約翰孫作品中難得的一篇。瑞諾茲靠在壁爐上愈讀愈覺有趣，一口氣讀完了的時候，支在爐上的胳膊都麻痺了。是年約翰孫三十五歲，正是蒲伯死的那年。蒲伯是當代文壇的權威，他遺留下來的位置，約翰孫慢慢的將要贏得了。

自一七四七年約翰孫開始編纂他的英文字典，原擬在三年竣事，但直到七年後纔出版。以一個人的力量在短期內成就這樣艱鉅的一段工作，在文學史

上沒有第二個例。約翰孫依了書賈的提議把計劃書獻給柴斯特菲爾德公爵，原是希冀他的眷顧，但是竟遭了他的白眼。一七五五年二月七日約翰孫致柴斯特菲爾德公爵書實在是文人脫離貴族豢養的一篇獨立宣言。

在字典工作進行期間，約翰孫的聲譽漸隆。一七四九年他的人類的虛榮出版，連同從前的倫敦成爲兩首極好的諷刺詩，後來得到斯考脫熱烈的讚仰。但是人類的虛榮的稿費不過十五幾尼，約翰孫轉移他的注意到舞台方面。這時加立克做了皇家劇院的經理，於是約翰孫的愛琳重見天日，終於排演了。約翰孫雖然得到了近三百鎊的報酬，但這戲劇是失敗了。約翰孫的天才是不適於戲劇的。是年冬成立『聚餐會』各方面的人物陸續加入，在這會裏約翰孫施展他的談話的天才，他的武斷的語調，警闢的詞鋒，常常使得圍座驚服，無形中推定他是一個首領了。漫譚報也是這期間的出品，在沉重的字典工作期間，漫譚報可以算是一種打破單調的變化。漫譚報使得約翰孫得到極大的名譽，雖然銷路不大。一個崇

拜約翰孫的伯內 (Dr.Burney) 以一見約翰孫爲榮，並且在晤見的時候，從約翰孫屋裏一把掃帚上剪下幾根剛毛，放在信封裏，寄給另外一個崇拜約翰孫的人做紀念品！字典於一七五五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約翰孫於是年二月二十日得到牛津大學贈予的碩士學位。但是約翰孫夫人沒能享受約翰孫刊行字典後的榮耀，她於一七五二年三月十七日死了，約翰孫對她的哀悼，終身不減。

一七五五年字典刊行時，約翰孫四十六歲，已經成爲『文學中的可汗』(The great champion of literature) 承繼了蒲伯的位置。翌年約翰孫給文藝雜誌寫了不少的評論，一七八年起寫閒談報，此外他還做了些代人撰序改詩的工作。約翰孫的生活現在仍然是貧困的，一七五六年因債務繫獄一次。一七五九年約翰孫的母親死，事前他不能回去侍病，死後也沒有錢開銷葬費，結果是逼得他於七個晚上的工夫寫出一本小說拉塞拉斯。

一七六〇年英皇喬治三世登位，一七六一年約翰孫得到每年二百鎊的津

貼津貼(Pension)在約翰孫的字典是有一條極不堪的定義的，所以約翰孫起初很是猶豫，和朋友商量之後纔決定接受。但是以後仍不能免掉被敵人引做攻擊的口實。一七七三年約翰孫修正了字典中『津貼』的定義。

從此約翰孫脫離了文丐的生涯。

約翰孫自從一七六二年得到津貼之後，他的光榮的生活漸漸開始。一七六年，約翰孫認識了包斯威爾。據包斯威爾的記述，『文學社』成立於一七六四年二月間，這就是「聚餐會」的後身，原名僅是“Club”。後於加立克死後包斯威爾始易以『文學社』(The Literary Club)之名。文學社的創始者是瑞諾茲，連約翰孫共九人，每星期聚會一次，在酒店中舉行，晚七時起，夜深始散。約翰孫在文學社裏談鋒最是縱姿，這是約翰孫的全盛時代。

一七六五年約翰孫編莎士比亞戲劇集出版。若不是 Churchill 的辱罵，約翰孫恐怕還要沉溺在懶惰的惡習裏。莎士比亞集遷延到現在纔出版，是他的惰性的最好的表現。約翰孫一向是喜歡追逐社會，睡到午間起來，下午到朋友處吃茶，晚間在酒店裏消磨大半夜。實在講，自從字典出版後，他就不大寫作，自從莎士比亞集出版後，他只寫了幾篇政治論文。約翰孫以爲談話是和寫作一樣的重要。是年都柏林大學贈約翰孫以法律學博士的榮譽學位。

一七六五年約翰孫認識了祖雷爾 (Thrale)，是著名酒商，並任議員。祖雷爾擁有資產，後來酒廠出賣時達十三萬五千鎊之鉅，但是他很慷慨。祖雷爾夫人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女人，並有良好的教育。約翰孫由了戲劇作家兼演員墨費的介紹，和祖雷爾發生密切的友誼。祖雷爾夫婦不但欽佩約翰孫的著作，並且還賞識他的談話，於是常常的款爲上賓。後來竟在家裏和別墅爲他佈置長久的住處。約翰孫變成祖雷爾家庭的一員了。他不但得到一個頃舒適的生活，並且他的憂鬱